

說
林
集一第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說林第一集目錄

鑽石案

碧玉環

明珠寶劍

墮瀾花

三家村

化外土

凌波影

周郎怨

支那旅行記

桃李鴛鴦記

目錄

尊 農

尊 農

尊 農

指 嚴

指 嚴

朱炳勳

湘 屏

松 風

失 名

覺 民

說林第一集

鑽石案

王蘊章

某日。吾方據案閱報。忽電話鏗然鳴。聆之。一人語聲極促。呼曰。若非偵探格來先生乎。曰。然。則速至黑史珍寶店。毋須臾緩。吾乃執帽而出。數分鐘後。卽至卻而斯黑史店中。入門。見黑史兩手緊握一華服之少年。此少年非他。卽湯梅司柯登。邑中著名之代理商也。余驚訝特甚。旋聞黑史呼曰。格來君乎。速搜此人。彼竊我高叔鑽石去矣。余佯爲不識柯登者。問曰。願聞其詳。黑史乃拉雜言曰。今午僕方獨坐店中。忽此不速之客來。謂欲購一鑽石之環。吾盡出所有。請其揀擇。非小卽劣。無一足當其意者。因更出一盤視之。晶瑩燦爛。皆吾店中之上選也。顧彼猶未鑒所談。曰。君竟無更大者乎。實告汝價值。吾所不計。鄙人行授室矣。方以鑽石爲玉臺之聘。何可以茲硃碇。唐突吾意中人也。余聞之。立觸好勝之心。是日之晨。有

說林第一集

自紐約來之商人攜精妙之鑽石若干屬余代售。吾什襲藏之。連城不啻也。因珍重取出。渠獨擇一高叔鑽石。且允吾二萬元之價。第云須一邀人賞鑒。果值此與否。語已攜之而去。俄頃復至。謂此尙非精品。如肯貶價者。得萬千金何如。吾卻之。渠乃出鑽石畀吾審視之。原璧也。因納諸錦匣中。時吾候店中書記久不至。因仰視壁上掛鐘。已達何時。旋反身竊匣。且笑謂此人曰。物歸故主矣。顧匣鍵忽堅不可動。余審視其鍵。因重啓匣視吾鑽石。則燦然者早已不翼飛去矣。黑史語至此。氣咻咻然。略停而復語曰。時此人亦頗惶急。助吾大索室中。賬櫃中之隙。地板。上之罅。以及陳列櫥中之空處。幾無一遺漏。而鑽石終杳不可得。嗟乎。格來君乎。物出彼手。室無他人。且獨失於彼來此之時。非彼之竊。而誰竊者。今且助我搜其身。吟矣。余悄應曰。然而柯登乃如怒獅狂吼。以手戟指黑史而詈曰。若毋以賊視我。莫須有。三字。安足以坐人罪者。旋復猶笑不止。續言曰。搜卽搜耳。非此固不能祛汝之疑。格來君。請試爲之。語時。日光閃閃。狀極可怖。余乃語黑史曰。君乍蒞此。

地。未嘗識湯梅司柯登先生。遂致有開罪之處。實則柯登先生。固爲人代理商業。鈕盤蓄人。無不敬仰之者。時余雖作是語。而仍遍搜柯登之身。且惟余三人在密室中。因得以窮思力索。傾其囊。褫其衣。甚至一線裂痕。必審察再四。而皮靴之底。亦復反覆研究。懼底或中空。可以藏鑽石也。顧終無一毫可疑之處。乃笑謂黑史曰。君良誤矣。焉有柯登先生而爲是鼠竊狗盜者。黑史惶懼失神。呼曰。上帝乎。余失敗矣。言已。頽然就坐。面色灰白。與前此判若兩人。柯登復宣言曰。黑史先生。始余以君爲戲言。今旣得格來君之搜檢。則竊盜之名。傳諸公衆。余清白之名。譽墮矣。今與君約他日。不以五萬金爲吾壽者。余不能默爾而息也。格來君乎。得暇者。請過我一談。今且與君等暫別矣。語已。鞠躬揚長而出。時黑史蛻伏於皮榻之上。狀甚踧踖。余謂之曰。止若毋動。亡羊補牢。余當以頃刻之閒。至失物處勘驗貯鑽石之匣也。旣至。見匣以天鵝絨爲裏。製特精巧。余念是或有兩層。可虛其上而實其下。又或其底可移動。俟物入而暗中抽去者。然審視之下。曾無他異。乃返語黑

史曰。今當質問足下矣。君其詳答無隱。當汝與柯登交涉時。確無他人入內乎。曰。然。時吾儕旁一陳列櫥而談。櫥以玻璃爲之。其後爲大鏡一。長委於地。室外苟有人來者。吾悉能於鏡中見之。然則爾時曾見汝店中之役徒乎。曰。見之。時渠方據案理其賬簿也。汝置鑽石於匣後。仰視掛鐘。然後復扃其匣乎。曰。然。吾視掛鐘時。鑽石固明明在匣。一俄頃間。言至此。余急僂曰。君殆言視掛鐘無多時耶。曰。駢哉。先生。天下豈有觀鐘計時而費偌大光陰者。卽甚言之。亦僅二三秒時耳。然則爾時柯登何作者。曰。依然立於陳列櫥旁耳。未動乎。曰。未動也。別有人於此時經過店門乎。曰。記有一婦人蹣跚而過。婦人復何狀歟。曰。此卽難言。時渠離余約有五十碼之遙。余安能逆料其與此相關。而留意凝睇之者。言時狀似不耐。余乃重問曰。吾知爾時室門必啓。柯登立處與門有若干距離歟。曰。約可三丈。然則渠竟未嘗有些微之傾側。觸君眼簾乎。曰。是確無之。惟鑽石必爲彼所竊耳。竊之復何用者。曰。是須煩君之探察耳。余乃笑謂黑史曰。君言良是。抑知柯登豈易與者。余當

以渠之歷史。爲君簡要言之。渠之始至鈕盤蓄也。余卽識之。流光容易。倏已十年。吾友某曾與共事。一日渠以數百元畀吾友。謂係前次所負者。然吾友殊得之意。外蓋已不復憶及矣。以是時譽爲長者。而道路傳聞亦口碑卓著。非稱其富厚卽稱其正直。固與行竊之事爲絕端之反對矣。余言已。黑史面色慘白。喟然長嘆。顧語余曰。此誠奇事。顧爲之奈何。設吾旣以二萬元償鑽石之價。復如柯登言。酬金謝罪者。則此店將立即閉歇矣。格來君乎。余誓必獲此鑽石而後已。余觀其惶遽之情狀。不覺惻然心動。因曰。今爲君計。首當設辭告紐約商人。謂鑽石已有主。願期以一星期成約。而湯梅司柯登處。當憑鄙人蘇張之舌。說其少安毋躁。黑史曰。敬謝先生。僕來此僅及一月。援手無人。知交零落。終惟先生是賴矣。余乃起立言曰。足下識之。此事非得確實之證據者。慎勿宣諸公衆。若此時遽喧傳於外。則鑽石之價。君當先償而……言未終。黑史亟領首示意。余乃別之而出。旣出。就訪店中之徒役及書記。徒役爲一幼女。告余云。渠曾親見柯登之入。惟時方清理賬目。

不復顧及其他。至與黑史相爭。乃始知爲鑽石事。言時神色自若。可必其與此案無關。書記則以十二時出。後余而入。據彼自述。此延遲之故。因其母病。午餐後時而至。既至店後。方懼其主以遲到見責。店中事均未過問。凡所云云。余亦信之。惟私念當一驗其母病。是否確實耳。旋歸家據案凝思此事。知鑽石之失。必在黑史仰視掛鐘之時。世間積賊。能於一秒鐘間。攫人貴重之物。而人不之覺。雖云神技。亦數見不鮮之事。顧此安可以疑柯登者。且竊物而行。則有之矣。若柯登跬步不離黑史之店。復親褫其衣而驗之矣。咄爾鑽石。更將何往者。顧舍柯登外。又別無可以下手之處。因決意博訪柯登平日之行爲。及鈕盤蕾之婦人。是日午後一時至一時半。過黑史珍寶店之門者爲誰。旋費兩小時之久。偵探此事。終未得其要領。晚間乃訪書記之母卡騰夫人。則方患肺炎症甚劇。余頗自幸。初未嘗疑及書記。因更以電話告柯登。謂余將謁彼。旋見其高坐密室中。臨窗吸皮巴菰。意甚暇逸。謂余曰。午間之事。余固惟黑史之怨。不涉先生也。余謝之。且曰。黑史客此未久。

又新營此業。若足下遽興問罪之師者。渠業墮矣。姑少緩之。何如。曰。余固不欲傾陷之而後快。第釋此勿治。南人行復反矣。余笑曰。含羞忍恥。君獨何心。僕意不妨俟鑽石發見後。再與理直。非謂可長此勿較也。柯登聞之。掀髯謂余曰。英雄之見。眞略同哉。鄙人亦殊渴望鑽石。早有消息。微此則黑史之心不無介介。即鄙人之名譽亦未能昭然。大白格來君乎。僕當往屬律師靜候一星期。再理此訟案也。余乃鞠躬聲謝而出。柯登送之於門。且曰。七日爲期。佇聽足下之好音矣。越兩日後。余於此案。仍無絲毫之把握。姑就黑史問此鑽石名高叔之故。則此石曾爲劇場中歌伶愛羅史高叔所有。謾藏誨盜數年之前。高叔遂爲刺客所暗殺。而此鑽石之名亦愈以益著。是日之晚。余因他案赴市區喧雜處。此案爲余數月前所探察者。冥搜力索。所得蓋寡。余乃廢然而罷。適其處酒肆林立。因休於韋柳氏食館之左近。燃雪茄而吸。擬稍憩即歸。瞥見錦車一輛。至館而停。一妙齡女郎。姍姍自車中出。逕赴酒樓。時余方擲其半爇之火柴。女郎回顧見之。秋波流盼。一笑嫣然。

一人隨其後。目不左右顧。然余已窺見其面。繫何人。湯梅司柯登也。余乃疾赴館中。就樓下而坐。命侍者取麵包咖啡至。殷勤問侍者曰。頃登樓就食者。誰家閨秀。抑何其美。且豔歟。曰。然。彼自承其名爲佛蘭白。豔名噪一時。且善爲掌中舞。語時目瞬四周。似恐有人竊聽者。余更詢其舞於何處。曰。裙屐所經。歡迎恐後。若音樂會。若歌舞館。靡不請其奏伎。彼復不喜寧家。長日徵逐於金迷紙醉之場。及今乃稍斂迹耳。余曰。然則彼之外遇必多矣。曰。外遇耶。君言良信。抑聞諸道路。五陵年少。雖與之采蘭贈芍。極意周旋。而人面桃花。天台路遠。要無所謂。劉郎前度。然則竟無一人至其家者乎。曰。有之。亦僅一人而已。且爲其保護人。非所歡也。余佯作驚訝狀。問曰。此人復何名歟。得毋以s字起者乎。侍者笑曰。否否。其第一字爲g。其名爲柯登。先王不知乎。湯梅司柯登。因此間著名之代理商也。余聞之。幾失聲而笑。時咖啡已罄。而就食者踵相接。乃別之而出。既出。默念是於鑽石案。大有關係。柯登之行爲。訪諸佛蘭白。當不難盡悉也。凡人心有所樂。則全體皆適加以余。

日間之疲乏。歸家。卽睡一枕。黃梁早作。槐安好夢矣。翌日午後。余乃如吾計而行。靜坐於佛蘭白之接待室中。室中陳設樸而雅。無纖毫塵俗氣。嘆賞間。佛蘭白至矣。梨渦雙暈。笑啓櫻脣。呼曰。君胡不坐。且君業偵探。胡不喬粧作代理商。或經理人來也。余曰。何哉。余奚必爲此作僞者。曰。不僞固佳。抑君之來此。妾早料及矣。余時已就坐。思此人乃狡詐特甚。當加意對付之。因悄然問曰。若烏知余今日之必來者。曰。君忘之乎。疇昔之日。余之偕柯登至酒樓也。實遙見汝。柯登因詳告吾以黑史之事。余乃知汝之必來耳。余聞之心滋不懌。蓋余雅不欲人知吾之疑及柯登。今乃先於佛蘭白之前。露其形迹。則此時酬對。益難措辭矣。凝想間。佛蘭白問曰。先生何言。余謹洗耳以俟。余乃笑而起立。柔聲言曰。密司旣知余爲柯登君而來者。當知柯登之名譽汚矣。密司與彼睚。或不忍觀其受誣。請以渠平素之所爲告我。佛蘭白軒眉答曰。悠悠之口。何足以汚我柯登。餘子碌碌。正恐不能悉與彼媲美耳。余與彼爲兒童竹馬之交。余習跳舞。彼實督教之。余有疾病。彼常療治之。

舍此固不知其他。余曰：彼非即將成婚乎？曰：然。渠之購高叔鑽石也，與黑史言將以之贈新夫人信乎？曰：此則不知。卽成婚之說，吾亦僅悉之於兩星期前。其夫人亦一好女子，但其名請勿過問。以此固柯登之祕密事耳。言已，驟然而笑。余至此覺無可復問，卽再饒舌者。佛蘭白亦當諱莫如深，乃興辭而出。佛蘭白殷殷致送，且曰：苟猶有所疑於柯登者，不妨垂詢。余唯唯諾之。然私計此二人者，或洵爲邑中之劇賊矣。是日，余乃彙集各處發行之舊報，計余所藏者共五十餘種，一一發篋瀏覽。冀破紙堆中，或有與此案相關之處。旋果於某種報上，發見一短文，題爲黑色珍珠之消滅。事越兩年而黑珠迄未覓到。且案中情節與黑史珍寶店之竊案一一吻合。是晚六鐘時，余乃乘火車至鄧肯，瀕行留助余治事者居辦事室中，且告以有事他適。需以星期四歸。星期三之晨，余抵鄧肯矣。稍停，卽往不得珠店中，不得爲失黑珠之主人翁。誠篤而健碩，且富於記憶力。聞余以黑珠事訪彼，則觀縷相告，如拈記事之珠。與兩年前報端所載不爽累黍。語已堅以破案相屬。余

諾之。更訪偵探盤痕君。告以所事。渠渴願相助。談次。出數書示余。皆從舊報中截下綴成者。閱之。則前此十一年中。竊珠竊鑽石之案。屢見不一見。而每一竊案。必相距數年。雖法網森嚴。案中人終逍遙法外。與失物同爲黃鶴。而其名亦時變易。無一次相同者。余乃以被竊之地名店名。錄諸簿中。錄竟。別之而去。至音樂會及歌舞館中。訪佛蘭白之消息。計鄧肯業此者。共有五家。余一一往訪。第一處未嘗與佛蘭白訂約。第四處則并佛蘭白之名不知。迨至第五家。余甫啓口。館主立取一賬簿示余。中有一條曰。舞女佛蘭白。訂演一星期。余屈指輪算其日。則適兩年前黑珠被竊時也。乃至旅館中。檢理行囊。爲乘火車過返計。以其餘閒。先作書與丕得。報告以頃間之事。繼函告各處警察署。詢以某年某月某日。曾否有舞女名佛蘭白者。演劇於音樂會或歌舞館中。旋即不知其所往。有者。卽行電覆。筆不停揮。并丕得之信爲九。署名付郵。訖。視時計已費十五分之時。匆匆至車站。汽笛一聲。余遂與鄧肯別矣。翌晨。抵鈕盤蓄。卽以電話詢黑史。黑史之聲。嚙以殺。余固知。

其此數日中未嘗有須臾之寧帖也。因慰以毋急。案有端倪。不出此星期者破矣。星期六之晚八鐘時。得各警署之覆電。余黏之於一書中。既畢。命人告柯登。余行謁彼。而先至警察署。屬以兩警吏與余偕。既至柯登家。止警吏於別室。而扃其外戶。柯登旋含笑迎余曰。先生何處來。欲吸雪茄乎。余冷然答曰。今日非吸煙時矣。柯登聞之。立變色。問曰。是何言。案已破耶。曰。然。然則鑽石安在。曰。否。余僅能知竊鑽石者之爲何人耳。柯登曰。試言之。余曰。當余述此案之先。余必先以他事告汝。十一年之前。約翰沛潑在台司馬奈斯地所設之珠寶店中。出一竊案。案情與余頃所調查者。若出一轍。彼被疑之人。受嚴密之搜檢。而終以無罪釋去。然所失計值五千元之鑽石。則至今未嘗覓得。距此三年之後。雷克司頓。又發見一可駭之竊案。業珠寶者。方惴惴然咸有戒心。而數年之內。接踵而起者。乃復至再至三。每度被竊。必有一體而之商人。處於嫌疑之地。而人各不同。且究無確證以入其罪。惟以余之觀念推之。此數人者。必合而爲一。當事之起也。警署以事隔數年。案

各異地。遂未注意。及此彼復易形。而至故使人無可疑之處。實則易者其髮之前後髻之長短耳。至身之高度。眼之顏色。究不能僞爲也。且竊此必在夏間窗戶洞啓之時。而彼佛蘭白女郎者。又必於竊案起時。同時不見。凡此皆其案中之破綻。余言及佛蘭白時。柯登狀甚惶悚。余乃啓手攜之皮囊。出一書授之曰。此爲關於此案之各種舊報。及新得之電。君盍一披覽之。柯登受而讀之。讀已。更授余曰。盡之矣。今復何言。余曰。十年前。是賊初試其技後。卽卜居於一地。以其所得之賞。爲人經營商業。殷實而誠篤。人咸信之。暇出理其舊業。亦無人知之也。顧神奸巨猾。有時亦往往爲大愚不靈之事。渠旋行竊於所居之地。曾未幾時。其案破矣。一案破而并前此數巨案中。所垂之黑幕。悉爲披露。靡特故鄉父老。唾罵隨之。卽前此各處之被竊者。亦咸願其早受審判。以爲快也。柯登君乎。余之探案何如者。柯登沈思少頃。疾謂余曰。孺子可教。今日之事。君勝而余敗矣。抑尙可容余言乎。余頷之曰。然則請勿溷吾說。俾余得盡言。余無他求。第丐君勿株連佛蘭白耳。蓋佛爲

一孤女十五年前。吾於紐約之一音樂館中見之。時渠年纔十二。試使舞。則宛若驚鴻。翩若遊龍。詩歌所載。不能過也。乃招之來。出資令彼就學。益研究跳舞之術。渠感吾德。遂爲同黨。然有所分潤。輒視爲盜泉之水。涓滴不納。余所云云。無一飾辭。幸先生勿以彼之黨。余爲罪。且卽以此罪。彼而首從之分。咎獨在余。渠亦當在未減之列也。余笑應之曰。諾。曰。然則余更當以電話告彼。令其速行避此。余亦諾之。柯遂於電話中屬佛蘭白。卽乘今晚十鐘時火車至紐約。更以星期一往漢姆彼得。謂己已負罪。不能同行。語畢。顧謂余曰。君必攜警吏在外矣。盍去休。余曰。行竊之事。君幸自首。抑鑽石果藏何處者。請再詳告。柯登乃啓其寫字几。出一紙製之囊。囊中盛梨一。微裂而潰。熟矣。顧謂余曰。剖之。余從之。則彼燦爛之高叔鑽石。固儼在中央也。方驚異間。柯登復侃侃言曰。方余之乘黑史他顧而疾攬此鑽石也。卽納之於此梨中。迨黑史尋物紛擾時。余更乘間擲之於窗外。時適一婦人自遠來。拾之而去。格來君乎。此婦自必遵余約而至者。然皆由余主使。君姑釋彼勿

問可也。言已。余乃笑不可仰。柯登旋昂然偕余出。及門。顧謂兩警吏曰。勞公等久待矣。

碧玉環

王蘊章

某少年。蜀產。挾重飲入都。謀營幹。寓宣武門外。比鄰魏生。年相若。性倜儻。修邊幅。以佐雜謁選。過從甚密。五陵裘馬相對。翩翩客中。得此良不惡。暇則挾彈吹簫。經過趙李。春風得意。馬蹄疾。一日看遍長安花。少年家中故有老父。又甫納婦。以功名熱中。遽作分飛之燕。旅居岑寂。未免有情。至是則此間樂不思蜀矣。

一日。魏生語少年曰。長安人海之區。挾策求售者。無慮以萬數。好官必運動。運動必多金。僕閒曹冷職。絕意終南。君職爲部郎。部郎外放。例得以府道用。今邊地需才制軍。某復愛賢若渴。以君門地才華。稍一奔走。何患不飛黃騰達也。少年然其說。而計無所出。魏生曰。是不難。君所有者。阿堵物。擅此要素。奚事不可爲。誠先以若干爲某壽。求其吹噓。復以若干爲某贊。爲弟也。師者而請其提挈。更以其餘飲